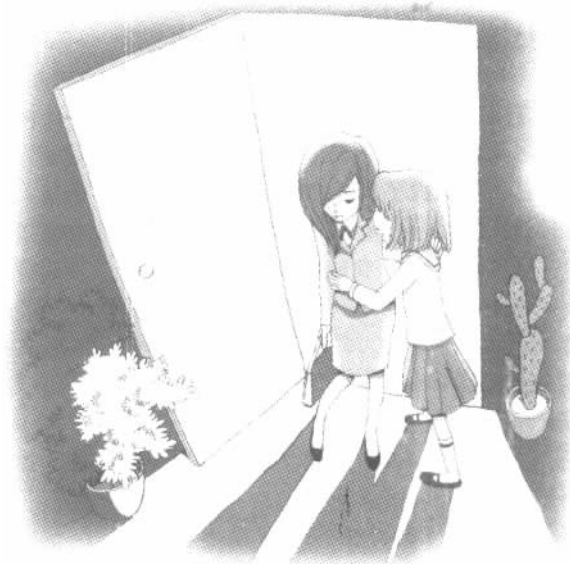
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上期闪回

我回到家里，一股烂水果味儿扑面而来，我大喊“妈妈”，满屋乱找，没有，我跑去水果摊，旁边摊位的老婆婆告诉我，她病了，我一走她就病了，现在躺在医院里呢。我跑到医院，医生告诉我妈妈得了胃癌，现在必须手术。我到学校准备找肖晓，让她爸爸帮忙想个办法，却遇到了苏老师，苏老师借钱给我妈妈做了手术。妈妈出院后口头答应了我让她休息的安排，没过两天，她又跑到车站卖报纸去了。星期天，我和肖晓又去苏老师家学画，下午天下了雨，苏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喝法国葡萄酒，她在窗前转过来时脸上有泪痕。天麻麻黑的时候，等在车站的妈妈发现了我的行踪。我随后答应妈妈不再去苏老师家学画了。我到学校把这个告诉了肖晓和苏老师，苏老师在一节美术课上很隐蔽地给了我一张纸条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说？

十七、醉了就会飞

我望着她，她居然连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仿佛那张纸条不是她有意塞给我的。下课之后，她像往常一样，径直走出教室，头都没有回一下。我趁没有人的时候，快速拿出纸条扫了一眼，是这样一行字：“放学之后能到我办公室来吗？你自己选择。”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9

这确实让我为难。这段时间,我一直强迫自己不要和苏老师接触,我知道这样做很为难自己,甚至很痛苦。但只要妈妈能平静下来,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而现在,通往苏老师的门又在我面前开启了,是进去,还是放弃,我犹豫不决。

放学的时候,我犹豫了很久,到办公室门口时,苏老师正在锁门,她猛地转过头,盯着我,半天才说:“你来了?”语气很平静,但我能感觉到她经过了焦急的等待。

我点点头。

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,看了看表,说: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声音很小,近乎自言自语。

“我,我……”她的语气有点埋怨,有点伤感,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
她似乎意识到了,笑着挥挥手,脸上的不快就消失了,她说:“是这样的,今天有个聚会,都是本市的画界名流,我想带你一起去,不过,我不想惊动你妈妈,你自己选择。”

这种聚会当然让我心动,可以和自己仰慕的画家面对面,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,说:“我可以告诉我妈妈,说和同学有个聚会,晚点回家。”说完,我盯着她,等她表态。

她没有反对,把手机递给我,说:“边走边给妈妈打电话。”

我等她在前面走远了,就给妈妈打电话请假。妈妈没有怀疑,只是说九点之前必须回家。

再次钻进车里,已经感觉很陌生了。我把手机递给苏老师,她并没有急着启动,而是伸手帮我整了整衣领,说:“记住,你的身份是我女儿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,问:“是聚会的要求吗?”

“不,是我的要求。”她直直地盯着我。

我低下头,没作声。

“你很难?”她轻轻捋了一下我的头发,“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不,其实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,我只是不想让我妈妈生气,她身体不好,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,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她抓住我的手使劲捏了捏,然后,坐正,发动车。

聚会是在香格里拉大酒店,这是本市最高档的酒店,在这里,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许多画界前辈。其中一个叫云端的长须老翁,据说以前是苏老师的老师,他非常激动,举着酒杯和苏老师碰了一下,说:“凤仪真是人中之凤,法国画坛高手云集,多是世界级的,能在那里打开局面,实在让人佩服。我这个老头子比不上你啰。”

苏老师连连摆手,说:“过奖!您的成就和声望岂是常人所能比?我这次来,确有一事相托,我不久将回法国,我的女儿会继续留在这里,望您像当年呵护我一样,呵护她。”说完,她就干了杯中的酒。

在座的就有人问:“为什么不带女儿一起走。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苏老师满上酒,给在座的挨个敬,一个一杯。

我在旁边坐立不安,偷偷拉苏老师的衣服,她回头轻轻拍拍我的手,小声说:“你放心,我没事儿。”

苏老师果然有酒量,边喝边聊,说说笑笑。散场的时候,已经是十点多钟了,我心里着急,却不敢做声。

车开出一段路程之后,我发现有点不对,车身有点晃悠。我担心地问:“苏老师,你没事吧?要不要靠边休息一下?”

“叫妈妈!”她故意逗我,然后笑了,“没事儿,最多被警察抓住,罚款。”说着,她打了个响嗝。

话虽这样说,但我发现她的眼睛已经有点迷糊了,有时候,她不得不使劲眨两下眼睛,让自己清醒一下。

车停到我楼下时,她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,把头靠到方向盘上,斜着眼盯着我,说:“宝贝,你该下车了。”说完,自顾笑了起来。

我没有动,她就伸手推我,想催我下车。

我说:“你醉了,我还是先陪你回家吧。”

她一下坐了起来,问:“真的?”说完,就发动汽车,生怕我反悔似的。

开出一段路,她又有点支持不住了,说:“陪我说

话,我会睡着的。”

“说话?说什么?”

“没话说,就叫我妈妈,快,叫呀!”她醉眼蒙眬地说。

我想让她清醒一点,就轻轻叫了声“妈妈!”

“唉——乖女儿!”

“唉——妈妈!”

“唉——乖——女——儿!”

“唉——乖——妈——妈!”



……

叫着叫着,我们都有点疯了,似乎都不在意叫的是什麼,反正那种感觉爽极了。我们哈哈大笑,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。她的精神也提了起来,车在郊外的公路上跑得飞快,我不想让她慢下来,我喜欢那种飞的感觉,真想这样一直飞下去,只要和她在一起,飞到哪里都行。

飞的终点是苏老师的别墅。苏老师下车之后,没走出两步,就坐到了地上,还笑个不停,嘴里嘀咕着:

“女儿,乖女儿!”

我跑过去用力扶起她,说:“乖妈妈,到家了,不不,这边。”

苏老师已经完全晕头转向了,我只好掏出她的钥匙,打开门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安顿到床上,一看时间,天,已经十二点多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回去的车了。

我坐在床边愣神,就听她迷迷糊糊地说:“喝,喝。”

我想她是口渴了,就倒了一杯水,扶起她,让她喝。她果然一口气喝光了,然后,蒙眬地看着我,说:“怎么还不睡?”

我放下水杯,觉得别无选择,只好勉强脱掉外衣,小心翼翼地爬到她里面躺下。她翻了个身,胳膊搭在我身上,有意无意地环住我。

我刚想伸手移开,就听她说:“别,别!”似梦似真,似醉似醒,我就不敢再动,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。

那一夜我担心吊胆,难以入睡,本想一大早就起来赶回家。可是,天快亮的时候,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十八、谁是我妈妈
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。我睁开眼睛,天已经大亮,身边的床位空出来了。苏老师已经起床,我听到她在楼下的脚步声。

门开了,却没有对话的声音。我觉得奇怪,就轻手轻脚地爬起来,推开房门向下望。天啦!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妈妈。

她们俩面对面站着,谁也不说话,都直直地盯着对方的脸。我连忙把身体向里缩了一点,不让她们看见我。

在沉默得空气都快炸裂的时候,苏老师终于先开口了:“你,怎么会到这儿来?”

妈妈竟然没理苏老师,一把扒开苏老师,径直

走进屋,向四周张望,目光还扫到了楼上,但她看不见我。

苏老师连忙指了指沙发,示意妈妈坐下,然后说:
“她还在睡觉。”

妈妈没有坐,赌气地站着,说:“你答应过我,不再靠近她的。”

“昨天我喝醉了,她送我回家,所以……”

“什么?昨天她一直和你在一起?她竟然骗我,她每次都在骗我,这是为什么?”妈妈很激动,打断了苏老师的话。

“她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?为什么?”苏老师一下失去了控制,几乎是叫出声来。

妈妈被吓住了,愣了一下,才放慢声音说:“别忘了,当年你的承诺!”

我越听越糊涂,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没错,我是承诺过,我一辈子都感谢你。”苏老师声音有点发抖,伸手擦了擦眼睛,“可是,你体会过我的感受吗?我和她在一起,只能听她叫我老师。我想亲她,抱她,听她叫我妈妈,你知道吗?”

“你不配!你丢下她的时候,她只有半岁。那天,风雨交加,任我怎么说,你都不肯回头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你却突然闯回来,要她叫你妈妈,她叫得出来吗?”

“我是不配,但我毕竟是她妈妈呀!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!”

“你错了,你以为她是一个东西吗?给出去,还可以拿回来?不,就从你把她丢给我的那一刻起,我就是她的妈妈,十几年来,我为她付出的,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为了她,单位把我开除了,我只好卖水果为生;为了她,我至今没有结婚。但我一点也不后悔,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理想和追求,我只要和她在一起,就感到满足。我没有能力给她富裕的生活,但我尽到了一个母亲最大的努力,问心无愧!”

突然,苏老师扑通一声跪倒在妈妈面前,带着哭腔说:“这一切我都会补偿给你。我求求你,把她还给我,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,只有她,我求求

你……”

苏老师居然给妈妈磕头,我吓得目瞪口呆。

我冲下楼来,她们同时望着我,惊呆了。我没给她们时间,只冲她们大喊一声:“你们是两个骗子!”然后,我就冲出了大门。

妈妈在后面追赶,我没理她,直奔汽车站。正好一辆车过来,我跑上去,车启动了,透过车窗,我看见妈妈还在笨拙地向车站跑。

我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在靠近江边的一站下了车,然后,慢慢向江边走去。

早晨的江边,没有游人。我来到那棵柳树下,想好好地清醒一下,可脑海中一片茫然,像滚滚的江水,理不出个头绪。我只有望着江水发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太阳爬得老高,阳光从江面反射过来,十分刺眼。我觉得浑身燥热,脑袋像轰隆的机器,忙乱而不知所措。我知道,再这样坐下去,我的脑袋非炸开不可。

我必须让自己清醒一下,于是,我站起身来,向江堤下走去。江水不停地爬上堤岸,又掉落下去。我的脚已经被它抚摸好几次了,最初是凉凉的,浑身一颤,后来,就感觉非常柔和舒服。

我不禁想:鱼儿天天在水中,一定是浑身舒爽,能变成一条鱼多好呀!无忧无虑的鱼,它们不用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,只要有水,就能生活得开心。

我想变成一条鱼,我慢慢向江中央走去。水没过小腿,小腿舒服了;水没过腰际,腰际舒服了;水还在渐渐上涨,我仿佛看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,向江水深处游去……

突然,有人在喊:“别急,游泳要先脱掉衣服!”不用回头,我听出是肖晓的声音。

然后,是苏老师和妈妈的喊声。我知道了,是肖晓出卖了我。因为这个地方,只有我和她常来。

哗哗哗,一阵急促的水声。我回头一看,三人一起向我冲来。我大声喊:“都别过来!”

她们果然都停住了,像被我施了定身术。愣了一会儿,肖晓说:“你们都上去,我去看看。”

妈妈和苏老师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只好回

到岸上。然后,肖晓就冲我喊:“你也真不够意思,想游泳,叫上我呀!”边说就边向我靠近。

她总是这样不管不顾,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过来。我没有继续向前,因为我并不打算上演什么自杀。不一会儿,肖晓就拉住了我,手抓得特别紧,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。

我没理她,使劲一摆手,手没脱,水击了她一脸。她不介意地甩甩头,小声对我说:“游泳要先脱衣服,这样子像捉虾的。”

要在平时,我肯定被她逗乐了,可现在,我的笑神经全麻木了,只是咬牙切齿地瞪着她,说:“你这个叛徒,我只是想清醒一下,关你什么事?”

“怎么不关我的事?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她伸出另一只手勾住我的肩膀,让我和她面对面,“你的事,我都知道了,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呀?苏老师这人……”她似乎也不知该怎么称呼苏老师了,就刹住了话。

“可是,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?我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我谁都不想见……”我趴在她肩膀上,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妈妈和苏老师围拢过来,拥着我们一起向岸上走。苏老师的车就在岸边,我被肖晓和妈妈扶上车,苏老师发动车之后,问:“去医院?”

妈妈说:“回家!”

一路无语,空气十分沉闷。到了楼下,妈妈一把拉住我,就快步上楼,进了门,妈妈就反身堵在门口。苏老师和肖晓就站在门外,但谁也没作声,几秒钟之后,妈妈就把门关上了。

我躺在床上,脑袋里仍是茫茫然,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,一副灵魂出壳的样子。

妈妈急得团团转,一会儿摸我的额头,一会儿摸我的身子,大概没出发烧的迹象,就跑到厨房熬了



一碗姜汤,端到床前。

她用勺子吹一下,送到我嘴边。我闭着嘴,一点也不让汤进去。她一着急,汤就泼到我脸上。

她连忙放下碗,伸手帮我擦脸,边擦边说:“你倒是喝一点呀,去寒。”

“我胸口堵着一块石头,什么也下不去。”说着,我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。

妈妈又想伸手帮我擦,发现手上都是汤,就起身拿来了毛巾,帮我擦完脸,就把毛巾握在手中,说:“我不是有意瞒着你。”

“可是,你一个字也没对我提过……”我的眼泪又抢在话之前出来了。

妈妈帮我擦拭一下泪水,说:“我是想,你不知道,也许更好。”

“我已经知道了,你还打算瞒着我吗?”

“你真的想知道?”她低头盯着我。

我突然觉得她的目光是那么陌生,十几年来,我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温暖的目光,现在不存在了,这种感觉既让我惊讶,更让我悲伤。我不愿再接触她的

目光,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她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响起,像来自遥远的地方:

“我和你妈妈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。”在听到“你妈妈”时,我有点糊涂了,我妈妈?谁是我妈妈?但她确实就是这么说的。

“我初中毕业,就到一家纺织厂当了女工。你妈妈学习好,画也画得好,她上了高中,又上了大学。其间,我们一直在联系,每次放假,她都会来找我玩。大学毕业之后,她没有去上班,她对我说,她要当画家。那时,我真为她高兴呀。你妈妈长得很漂亮,走到哪里都是最引人注目的。而我,嘿,就不说了,反正,我和她在一起,既自豪,又自卑。

后来,她告诉我,她和一个男画家好上了,男画家答应带她到法国去,因为那里云集着世界一流的画家。我不知道法国有多远,但我相信,不管多远,对她都是不过分的,这个世界应该由她来选择。

没想到突然之间,她就消失了,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我想她是到法国去了,可是,后来她又出现了,胖得让我有点认不出来了。那天,她来找我,我以为她要给我讲一些法国的稀奇事,她却说,她根本还没去,正在准备去。

我就开玩笑说,到法国都要先长胖吗?她没有笑,而是一脸愁容地对我说,有一件事想求我,让我一定答应她。

她求我办事,真是生平第一次,因为她一直都优秀得让我无从插手。于是,我没有过脑,就点了头。

我做梦也没想到,她已经生了孩子。她说是个女儿,刚刚六个月。她说她和男画家到法国的签证已经办好了,但不能带孩子。她想把孩子给我,我一下就傻眼了。

我列举了很多理由来推托,我说我还没结婚;也没有养孩子的经验;一个人住宿舍;还要上班……

她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,她也知道她无法说服我了,于是,她就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。她给我下跪,我简直觉得天都塌下来了,我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,很

长一段时间之后,我终于下定决心,就是拼了命,也要答应她。但我没忘记告诉她,我说,孩子给我,就是我的了,你不准再要。

她连忙点头,一脸的感激。

记得也是这个季节,天黑了,她把你抱到我宿舍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,我第一次抱着你的时候,有点手足无措,不过,你很乖,没有哭。屋外下着雨,我们望着窗外的雨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后来,她又把你接过去,给你喂了最后一次奶。

她冲进雨里的时候,你突然哭了起来,仿佛知道她会离开你。我想叫住她,问我该怎么给你喂奶,可是,她跑得太快了,不一会儿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同事知道我有孩子,都偷偷笑我,说这么丑的人,还有这么超前的行为,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没有作声,也不想解释。单位领导找我谈话,说我私生孩子,是违反计划生育,而且这种丑闻严重影响了厂里的声誉。他们让我把孩子交到福利院,然后,我可以重新做人。

我没有答应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次起,就感到自己的心被你牵住了,我想,这也是一种缘分吧。

后来,我被开除了,宿舍不让住了,我不得不带着你,到我妈妈家,也就是这里。我从小和妈妈一起长大,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,一听说我的事,气得卧床不起,没多久,就去世了。你肯定记不起她了,那时,你还不到一岁……”

在她的讲述中,我胸口的石头渐渐融化,我睁开眼睛,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。我连忙坐起来,从她手中抽出毛巾,边帮她擦拭,边说:“妈——你别哭呀!”

“我没哭。”她的嘴巴动了动,想努力做了笑,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童叶吗?因为马路边有一种树叫法国梧桐,你叫童叶,就不会忘记法国。”

我的嘴巴抽动了几下,就一头扑在她怀里痛哭起来。天昏地暗,但我心里清楚,这一次,我不是为自己哭。(未完待续)

插图:果子5号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